

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十九目錄

南直隸蘇州府二

吳訥

吳惠

衛浩

平思忠

張昂

楊翥

施槃

夏景

陳繼

仰瞻

金問

虞祥

吳凱

張和

張穆

王璣

趙忠

練綱

范希正

劉珏

顧

瞻附于餘慶

孫瓊

石大用

陳僕

韓雍

徐瑄

葉盛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十九

南直隸蘇州府二

吳訥

吳訥字敏德常熟縣人七歲能背誦五經正文訥力學尚義兼善醫術永樂間以醫士舉至京懇辭仁廟時監國聞其名命教功臣子弟洪熙元年遷監察御史巡浙江削秦檜碑表陸贄里修岳飛墓動皆扶植綱常次年巡貴州恩威並施羣夷畏悅將代還夷人相率詣闕請留不許宣德五年陞右僉都御史尋陞左副都御史致仕年八十六卒訥爲人端重

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其學務遵儒先爲
文根據義理有裨世教所註有小學集解文章辨體
性理羣書補註行世追謚文恪

吳惠

吳惠字孟仁吳縣人年二十未業舉子給賦長邑中
隨其丞督米京師在途日歌詩自得丞奇之歸語令
令召與語益奇之舉充吳郡學生讀書黌舍諸士子
以爲朴也故黜之使不得讀惠晝則莊坐嚮之夜匿
火俟人靜起讀如是以爲常踰年而領鄉薦永樂二
十二年成進士官行人偕給事使占城國道海七日

忽颶作舟危者屢給事不知所爲被髮惶哭以爲必死惠危不動自爲文祭海神有頃颶已還朝以使絕域有勞進八級陞桂林知府時義寧洞蠻結湘苗爲亂三司方議征惠往止之曰義寧吾屬也請自招撫不從而征之未晚乃引十餘人肩輿入洞洞絕險山石攢起如劍戟華人不能置足諸徭則騰跣上下若飛惠使人傳示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活無他衆唯唯惠至則反覆陳說大義其渠魁楊感泣留居數日歷觀屯堡形勢數千人衛出境殲羊豕留欸境上數千人皆投刀拜誓不復反明年武崗州盜起宣言推

義寧洞主爲帥三司咸以相罪惠曰惠主撫三司主
征倘蠻夷反覆吾自任其咎耳復遣人至義寧其洞
徭具明武崗之寃三司大慚武崗盜因不振迄在桂
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在郡十年囹圄空虛庭草滿
砌獄吏無事遣校諸州倉糧吏部考天下太守第一
陞廣東叅政食實俸正三品時柳夷覘廣州守將撤
軍遠出直襲城下惠選丁壯出城奮擊殺獲甚多賊
遂遁去惠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臨事不惑故所向
有功然愷悌誠信人自親之無顛沛也久之致政歸
所得俸悉以分宗人號天樂道人出入山林往來僧

寺人見其坦易喜携酒與飲飲輒醉輒草書數幅散同遊者後以上壽卒於家

衛 浩

衛浩字季洪常熟人永樂時任御史未嘗深文詆人罪見酷急吏輒論罷之 仁宗爲太子留守殊被知遇訊獄多乞付衛御史奏上輒報可嘗有大將收其偏裨上之請論死浩議令以功贖後遷按察江西歸年至九十餘

平思忠

平思忠吳江人初爲縣小吏永樂中被薦授禮部主

客司主事進郎中時 文皇方事招懷主客務方殷
思忠有精力事皆立辦尚書呂震特噐之俄以事下
獄北虜入貢他任主客者皆不稱旨震因以思忠爲
言卽日赦復其官時以給事中楊弘爲陝西布政欲
使清強有力者伺察之遂拜思忠陝西叅政未幾爲
人所誣謫戍北邊會有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嘗官主
客多識賈胡詔釋其戍給冠帶隨太監劉馬兒使吐
蕃諸國而還後卒於家初郡守况鍾官主客與思忠
有交承之分至是數延見思忠執禮甚恭且令二子
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公爲吾故人耳其見

敬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嘗以事干鍾人尤多之

張勗

張勗字勉夫吳縣人父以常永樂甲辰進士爲河南
遂平知縣改永平灤州學正勗侍學於灤永樂丁酉
中順天府鄉試授揚州江都縣學訓導秩滿用薦試
上國觀光賦等題陞監察御史勗以身許國知無不
言嘗出按山西體察民隱密封奏之其言激切有古
諫臣之風而不便者媒以他事必欲陷勗以死賴
憲廟仁聖卒宥之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丁母憂
歸未幾卒年止四十有九勗氣宇剛方風誼卓然足

爲後進矜式

楊 翥

楊翥字仲舉吳縣人少孤貧與兄戍武昌爲鄉校師有狂生侮詈之翥若不聞人以告翥曰豈無同姓名者邪人服其長者久多化之楊文貞公士奇漂寓武昌偶憇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餘里與文貞會不厭比文貞當路乃相引拔仁宗素知翥遣使驛召之授翰林編修陞修撰與修三朝實錄遷郕王府長史而歸 景帝卽位翥朝京師 命爲禮部左侍郎食祿致仕又二年復朝進尚

書加祿仍歸翥篤行不欺仁厚絕俗鄰人作室簷溜
落翥家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又鄰
人生子翥恐驢鳴驚之卽鬻所乘驢徒步入朝猶子
懷金入市爲人攘去以告翥不答或請理於吏翥不
許文貞公置新第亟邀登堂曰舍初成得賢人首臨
之其寬雅德度一時著聞至今鄉郡以爲口實爲文
章平實有理如其人年八十五卒詔賜葬祭召其子
入朝問所欲爲官對曰願得本縣主簿從之

施槃

施槃者吳縣人少落柘寬博衣冠游里中人多謂之

狂生從博士弟子誦學而亦好爲詩故猶有閨門祗
席意槃旣雅自負選造對策於 廷第一年纔二十
餘皆以洛陽年少遇之公卿爭前席亾何遽卒

夏 景

夏景字仲昭崑山縣人初姓朱名昶舉進士爲翰林
庶吉士 太宗嘗召見之謂曰太陽麗天日宜加於
承上昶字宜作景字書有景字始此旣而景又自奏
復其本姓爲夏以善書供事內省嘗扈從兩京授中
書舍人宣德中轉考功主事仍供內直正統十年陞
瑞州知府景泰元年入覲留爲太常少卿天順初陞

正卿致仕年八十三卒訃聞賜祭葬梟旣善書亦能
詩精繪事尤工墨竹以此得名於世爲人坦率樂易
不拘小節時出入禮法間人亦不甚非之晚年家居
以詩酒燕樂自娛頗效楊廉夫之爲人

陳繼

陳繼字嗣初號怡菴先世自吳興徙南康再徙吳城
父汝言 國初濟南經歷有政績汝言初未有子夜
夢白衣神人授之兒遂產繼明年父卒母抱歸吳城
躬紡績以訓育之旣長奮志於學受詩於鄉先生鄺
尚德秦師尹受易於俞立菴旣而忡忡然若不足復

從半軒王止仲用是學日益博時家貧甚繼躬事農圃以供祭養親時或讀書或援琴高歌因以耕樂自號及筋力少衰乃開門授徒學者謂其善教多從之人尤以其爲文簡健有法度求者相屬由是道益尊名益重郡邑交章薦之屢以目眚母老辭不就母卒喪葬盡禮有聞於人 仁宗卽位少傅廬陵楊公首以文學薦初授國子博士尋改翰林五經博士命同太常卿南郡楊公直弘文閣備顧問時以爲得人英宗嗣位命修 先朝實錄成荷白金文綺之賜陞翰林檢討逾年以老疾乞歸明年疾亟命其季子完

誦西銘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因接誦不已門人劉溥請問先生如何事問曰無事遂卒享年六十有五繼天性篤淳履行修謹初有司上其節孝御史使人廉之繼方隨母抱甕行灌偃僂甚恭若爲樹藝以娛親者頃母入以壺漿來繼趨而前奉以進母嚼之乃拜而飲御史亟以聞上旌其門

仰瞻

仰瞻字宗泰長洲人永樂中以鄉貢進士授虎賁衛經歷遷大理左寺丞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百官多奔走其門時大理卿薛瑄少卿顧惟敬及瞻獨不往

會辨蔚州衛兵沈榮冤獄益忤振遂謫戍大同景泰
初刑部尚書俞士悅左都御史陳鎰言其以鯁介竄
召爲右寺丞持法愈堅在位者多不合遂引年辭歸
加大理少卿致仕所著有小學講義歸休集瞻尤篤
長者之行有夏時建中者嘗任郡學訓導瞻嘗師之
後瞻經其門必下蹇趨而過之竊窺者雖暮夜亦然

金問

金問字公素吳縣人父道玄爲元將陳養子陳戰而
敗道玄自投海中義不爲賊得流數百里忽有石憑
之得免人薦於僞吳逃焉以終問少受易俞貞木家

貧無書從人借讀無不通解永樂初被薦爲司經正
字時官僚多得罪問亦坐繫獄十年非義相餽皆不
受時黃淮楊溥同坐繫三人相得歡甚省躬念咎之
暇各持一經講論曰此處憂患之道也洪熙初命
待詔思善門制授翰林修撰備顧問論時政得失悉
見獎納宣德末擢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正德間調
南京歲餘遷禮部右侍郎卒於官問文行敦茂義聞
流著平生閱履否泰相尋而不變所操製述雅健精
刻尤善書得魏晉筆法星曆之學尤精然未嘗以語
人有集若干卷兄聲亦好古嗜學問事之如嚴師嘗

病熱劇醫云必得螺蚌可治方盛寒問解衣循河覓
之得百枚以進病良已子汝進太僕丞

虞祥

虞祥崑山縣人由舉人歷官金華訓導上虞教諭皆
以能教名宣德間選陞禮科給事中時慶壽寺僧覺
貴建毘盧閣高出數十尺祥以寺近皇城非體抗疏
論其罪宣宗怒命毀閣下覺貴於獄正統改元陞
通政司左叅議敷奏詳明八年進戶部右侍郎尋轉
兵部命巡撫畿內民瘼所至除貪酷卹疾苦人用以
寧旣還以疾卒於官遣官祭葬子震以力學聞孫臣

歷官四川叅議所至清謹歸不持一蜀貨人問其橐
裝曰吾以市德於民重不勝載也蓋祥之貽謀者遠
矣

吳凱

吳凱字相虞自號水蘖道人崑山人也甫孕而父亡
旣生家復落母年尚少甘貧守節育而教之自幼穎
秀異常兒稍長里胥見役卽詣縣自陳家有老母不
能遠離私心竊有志於學時令爲郾城芮子翔異其
言問論語書數條嚮荅無滯立遣就邑庠弟子員越
二年以能書赴京預修永樂大典戊戌膺貢入太學

又明年中順天鄉試宣德五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
逾年改行在雲南司馭事詳明日收善譽正統丙辰
乞歸省還朝改禮部郎中駸駸乎將有大用之漸而
以其母高年且無他子弟力乞歸養大宗伯留之至
再不可挽也既歸孝養備至居數年母卒哀毀盡禮
嗣是深居簡出享優游之樂者幾四十年一日體中
覺有異呼諸子語之曰吾平居不有教乎母驕奢母
忘忠信母虐母爭以貽我羞明日卒壽八十有五子
愈亦矜廉強毅爲刑曹詳明精核善於爰書凡具獄
詞無不驚爲允當司寇倚之且薦其才行乃出守敘

州府敘在蠻夷中不知有漢官威儀愈聲實甚竦得民夷心馬湖蠻叛方徵兵討之愈遣卒偵其動靜用計取之卒不煩兵而服遷叅政卒於官

張和

張和字節之崑山人也數試不偶遂取五經諸史及秦漢以來百氏之書參稽而融貫之將自見於述作以正統戊午與弟穆同舉進士第二甲第一人移疾還里吳中從者益衆和以道義自高推所餘於文詞對客展紙頃刻千百言沛如也事涉財利則顰眉走若將免焉景泰庚午主考江西鄉試拜南京刑部主

事至官清謹儉約持法甚堅雖至親舊與豪貴人不
可奪部有讞決申奏必和詳定而後行方退閉戶匡
坐忽有來謁者欵之方捉茗碗而其人一及所私和
瞋目直視口啣茗碗碎水淋漓襟袖間其人驚駭戰
汗奔出於是干謁者自遠獨居無事則之大理寺正
王宗吉焚香彈碁縱論今古大略磊磊出胸臆無所
顧忌聞人有一善歸必籍記之宗吉亦間詣署中飲
酒賦詩至夜分始罷如是爲常乙亥與修宋元通鑑
綱目久之拜浙江副使視學政別於所遊面一人慘
慘有異色訊之言故提學受賂事絮絮不止和揖而

還爲卧不食者一日自指其心歎曰有如人言尚得
爲人類乎至浙精覈嚴明文行兼重其所低昂進退
者累黍不爽一時人士翕然臨校金華得疾旣甚誦
呂東萊大事記不輟疏告得歸舟至崑山抵家而卒

張穆

張穆字敬之崑山人也年十九中宣德乙卯鄉試正
統己未與兄和並登進士俱高第由是兄弟文學名
隱然動京師傳海內矣兄以疾告歸養穆擢工部營
繕屯田二司主事繼丁內外艱門人來學者衆凡得
指教者後皆登科甲爲名宦間類編先達遺文以傳

十三年服闋改刑部主事明於法律行之以敬恕讞議克允而剖決無留滯寃之疑隱得白者多人稱其平考滿陞署員外郎雖專刑獄而經學爲衆所推舉同考景泰甲戌會試閱卷尚理致畧詞華旣撤棘而收名定價皆青雲器也六年陞郎中天順改元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陞辭 英宗御文華殿諭以母吐剛茹柔母倚偏縱奸有所當典罷卽以疏聞仍賜寶褚若干緡以行穆感 上知遇矢心秉政汰去貪墨維持公廉戢強遂善一道肅清其兼理學政士賴甄陶悉就軌範訪孫明復石守道之裔孫流落者復其家

歲給衣食增廣儒學若伯夷閔子孔北海張文忠狄
仁傑祠墓傾圮蕪廢命有司以時修葺爲刻石表志
在平儒學官纂修縣誌收華歆爲人物穆以春秋討
亂賊必深絕其黨歆黨漢賊不可以訓惟馬周行事
可紀加罪儒學官斥歆而進周蓋於名教尤拳拳也
督糧儲於遼左悉除去宿弊兵食足而邊警有備暇
則登碣石臨右塞望海天萬里以豁壯懷發諸賦詠
寓懷君戀闕之意三年陞浙江右叅政清理軍務先
是奏者言軍曾補伍久無明文勾補者恐迷匿失伍
例解丁就補而涉歷阻修多死於道惟一以移文行

查兵民兩便寧違例不顧也及掌司事考覈諸司官
凡評隲才職之稱否無濫與輕黜焉淳安曹先生其
所取士也曹墓在萬山中躬往祭之嘉興朱公冕教
諭崑山穆實出門下爲經紀其後久之進表京師吏
部尚書曹南李公秉稔知山東之政欲薦以都臺會
李被譖去官芥以中穆解職歸幾無以爲生故吏門
生知素廉介而食貧相與奉金爲壽始葺先人敝廬
買田淞江之滸而老焉與鄉曲諸縉紳爲會居閑處
寂觀書自適非有疾與赴宴會手不釋卷厚於倫理
先業悉以讓其兄後進有文而制行之美者必加接

引延譽於人既歸齊魯之士入官及卒業胄監領鄉薦者凡經吳郡必至崑拜於床下博學無所不窺爲文典雅詩清新婉麗有唐諸才子風一時以業來請者履相接也所著勿齋集二十卷藏於家

王 璲

王璲者其先蜀遂寧人也自元時徙吳遂家焉璲有異資幼善屬文名籍甚以薦得備侍從與王洪楊達友善並以才聞璲等既後進文獨工諸在位者已目攝之又自矜許不肯降戢遂被以輕薄名 仁廟在東宮試神龜賦極稱善語解縉縉頓首謝曰臣不能

也及後語黃淮淮忌嫉因譖之遂與孟僊先後論死

趙忠

趙忠字行恕長洲人自幼秀穎端重異於常見稍長氣岍魁梧楚楚如老成人入邑庠爲弟子員問學講習窮晝夜不少間宣德己酉領鄉薦庚戌登進士第觀政內臺踰年擢河南道御史明法律達憲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而哀矜慎恤恒存於心時鄉先輩陳僖敏公掌臺事振厲風紀御史中非卓卓者雖鄉舊不少假辭色而獨禮重之正統己未奉命按四川所至鋤強激貪問民疾苦而興革之境內清肅未

幾有司報松寨商巴棘麻國皆叛忠卽奮勇率兵入其巢震以風威諭以禍福其黨衆悉潰旣而廉得其實乃統兵者激變所致遂劾其罪罪之朝廷遣使賜寶鈔酒幣將吏懾服番民向化邊境以寧辛酉奉勅巡浙江海道早夜盡心撫士卒飭兵備繕城堡嚴斥堠卒無意外之虞壬戌歲朝廷簡能御史清理天下軍政忠拜璽書之廣東督勵所司期以實效雖蠻鄉瘴海無不躬履其地不踰年軍士肅清民不告擾一時爲御史者皆自以爲莫及未幾朝廷以陝右鉅藩嚴方岳之選遂擢右叅議居官勤吏治恤民隱陝之

人無老稚賢不肖皆愛戴敬服尋以舊官復任改雲
南左叅政因構疾還鄉調治遂不起享年五十有六
平生操履端謹財出非義者一介不苟取故久歷仕
途囊無餘貲還鄉鄉之居室族子弟以窶而售之人
矣携家累孑孑然無所於歸其友朱名仲憫焉乃假
餘屋以居之既卒其喪不能舉名仲復偕其友徐文
輝輩倡助以襄厥事爲文章典重和厚詞理精到詩
好唐人每風晨月夕撫景感懷必見諸賦詠長篇短
什清新典雅足追古作云

練綱

練綱字從道長洲人在童孺時有鉅人志長而嗜學
通春秋宣德乙卯領鄉薦名在第二入胄監歷事都
察院正統己巳英廟親征景帝卽位時京師擾
攘人心洶洶廷臣雖職居臺諫亦莫敢冒言國是綱
據古証今上中興要務八條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
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
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其大要謂中興與創業
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冬
十月虜進逼京城復上勤王急務謂虜勢猖獗非直
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然

我國家輿圖之廣倉廩之實甲兵之利固非宋比也
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輩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
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勒兵內向邀
其歸路設有倡爲和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
安者卽爲姦臣宜急加誅戮以爲衆戒疏入 上感
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可任風紀卽日授浙江道監
察御史明年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皆一時安攘大
計辛未奉璽書巡視兩淮鹽課權貴爲之歛戢壬申
還朝賜宴光祿寺以示優異尋以邊境未寧虜情叵
測上軍國大計八條皆見嘉納時吏部缺尚書 上

命舉可稱任者綱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上於是召王翺爲吏部尚書以年富爲戶部而薛瑄亦相繼大拜先是京師有警兵多離次遣使四方召募丁壯聚之勇敢營歲久逋逃者衆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綱上言召募之初旣諭以大義復許以事定遣歸故健夫勇卒雲集京師爭先自效旣而淹留日久恩寵未及饑寒迫身勢必逃避且皇上嘗體天地好生之仁於犯大辟者尚原其死俾隸尺籍何至使

應募無辜之民與之爲伍刑賞失中莫此爲甚方今水旱相仍流亾接踵萬一事例太重搜求太急致生事端爲患非小兼之邊務尚殷急於用武他日復有召募誰其肯從 上是其言悉詔不問義勇得復於民者數千人甲戌巡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爲盜渠魁未獲而逮繫脇從綱至釋之趣師勦捕且追咎其典守者於是與衆相忤按察使楊珏乃誣撫於朝當道亦多忌嫉遂左遷陝西邠州判官再徙甘州前衛經歷部符未下而已丁外艱歸矣自是絕意功名葺復舊業於尹山之陽爲終焉計建思菴於先塋之側

塑先賢范文正公文信公像於中語人曰初吾自分
得用於時當學范文否則爲文公爾今兩失之奉其
遺像以見吾志識者憫焉綱賦性剛毅不肯下人事
有不可雖達官貴人亦面折之不爲少容以故立朝
未久一斥不復春秋七十有六

范希正

范希正字以貞號恕齋吳縣人宣德戊申舉賢良方
正拜曹邑令蒞政嚴明果斷有方畧歷任九載邑民
詰闕請留陞從六品俸級仍知邑事歲乙丑山東
旱饑大理丞張公驥奉勅撫安先是希正勸借富

民粟數萬石選有操行者收貯倉廩是歲賴以活者
幾千人驥上章請復設曹州且薦希正爲守 上允
之初希正爲邑時述職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
不納有里長陳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於地疾
趨而出時無吏卒無能追及希正收其金明旦出召
彬彬懼而逃召其父至庭諭之曰大丈夫不爲昭昭
信節不爲冥冥惰行卽領汝子昨暮遺我之金其父
赧愧領金而出正統甲子述職 賜鬲書獎勞給路
費而還及是作郡召里老諭曰昔陳彬持金遺予不
憚路遠然雖誠終爲私也今予復新州治露坐荆棘

汝以予意道之出遺我之金助此公事誠爲義爾者
老道意彬卽應曰我兄弟分異三載前金貯而不分
俟陞任乃復遺今當如命耳由是與彬同志感其德
者莫不慨然樂助有持金來助者希正必會僚屬入
之公署學校壇廟靡不營建城池街市靡不區畫規
模宏遠制度精密觀者咸嘖嘖稱焉已巳朝廷追論
官馬州嘗遭水患有欲遠竄者希正集里老諭之曰
予之字汝猶子也當各安其生各保其家予當區畫
爲汝買之由是設法買補者九十餘疋事易而集民
不知擾江西吉水人有在曹縣認無首屍一軀作兄

告邑人謀殺縣經年莫能辨復訟於憲司連坐者五十餘人事下希正正密遣人往吉水勘其告人與已死者姓名俱無實乃具詞械送憲司告者中途逸去餘人得雪在州再考引年致仕去州人思其功立祠祀之

劉珏

劉珏字廷美長洲人宣德中郡守况鍾簡名家子爲掾珏在選中珏言有志於學不願爲吏鍾嘉其志遣補縣學生遂領應天鄉薦授刑部主事遷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屯田年甫五十懇乞致仕珏性孝友恭謹

未嘗失色於人然操履清白人不得以私干之至於
好學之心老而不倦尤工唐律對偶清麗當時稱爲
劉八句行草師李邕畫師王叔明皆能得人筆意所
著詩曰完菴集

顧

瞻

附子餘慶

顧瞻字明德吳縣人父巽永樂甲辰進士稱疾不仕
教授鄉里以終其身瞻登正統丙辰進士選庶吉士
改行人擢監察御史最有名理長蘆鹺政宿弊頓革
商人便之再巡山東值饑民有奪富家粟者吏擬以
強犯律瞻言彼閉糴而坐視人之死此乘之而求博

一生宜以減死論乃多方賑貸民得以安一時全活甚衆吏有不職自布政以下輒劾退之不少姑息時都御史王公文以得憲體移文諸御史凡出巡當以唯爲法歲滿奏留一年 天子從之遷按察副使蒞閩爲奸民誣奏事旣白調治贛州長河洞氓獷悍時出剽掠郡匿不以聞唯以爲是不一懲而云撫愈驕恣薦以蠶食我何計之有乃疏言用兵事宜迄平之詔賜以金綺唯治有治才遇事裁決事無難易無不立辨者豪猾吏胥皆斂手以服莫之敢欺子餘慶旣以進士起家遂疏乞甚力得致仕以歸康強自適福履

有加至八十有五而卒

孫瓊

孫瓊字蘊章號願齋崑山人父宗湘潭縣知縣瓊生有異徵弱不好弄甫長父授之經不煩程督能倍進於學爲文務以理勝年二十四中正統十二年鄉試明年賜進士出身景泰改元擢刑部廣西司主事四年陞署員外郎郎中明年英宗復辟進階奉政大夫賜金帛凡歷官刑部十有五年勤慎如一日以廉介公平自持而濟以仁恕每大臣集議僉日以孫郎中作大理卿天下無冤民矣尚書俞公士悅陸公

瑜尤屬意倚任遇十三司官缺員事未集嘗命之總理或刑獄之大而難決疑而未明必詢而後行刑部每至歲終例以通問罪犯類報奏聞尚書先期必選素無過舉者重加審錄瓊被選審錄引對內廷無一人稱寃者江西安福彭氏泰和龍氏蕭氏挾富貴稔惡二邑人奏其不法辭連數百人尚書承上旨委之往治案其事得實悉寘於法監生王喜隣人爲盜者欲連士類冀脫以賍誣坐喜久繫不決瓊一鞠得其情立出喜喜竟得祿仕有盜晝殺人擬罪至死盜詐令人稱鄉人附書以茶菡寘白金爲賂白於尚書

移它司鞫之以金治盜卽首服所治獄情類此者甚多不勝書也故德之者值其出遮道羅拜馬首日常數十人其於權幸勢要尤無所畏避時多內臣以牘私囑獄事者毀而擲於地曰吾知有 朝廷三尺法此心焉能昧乎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勢贖貨用苛刻羅織人罪所問囚徒送刑部復錄它刑官承望風旨無所辨釋往往死非罪惟屬瓊復錄者多所平反太監牛玉假子兜攬錢糧事發覺囑之曲法不聽乃抵於法由是積中奸宄者之恨矣玉竟嗾以陰事乘間譖於 上謫戍遼東被謫但省愆懲咎念遺

父母憂不能釋耳 憲宗卽位復其官月餘卽稱疾
不視事上疏乞休致郎中浦源等以書致尚書王公
陸公強留之而瓊宦情雲薄矣公卿祖餞國門見者
咸咨嗟歎息以爲不可及也歸隱鹿城三十餘年未
嘗一跡公門朝野益高其節成化己丑下詔求賢臺
省文章論薦皆不報長區賦者持百金爲壽辭曰某
當患難有遠行尚不受贖矧今閒居安肯以無處而
受餽乎家居事父母以孝喪祭極其哀戚誠敬而不
違古制每旦必冠帶拜謁先祠非疾故不一日廢所
居朴陋衣服飲食人所不堪而處之裕如其舉動必

循規矩而風度凝遠人望之鄙吝自消制行坦夷煦
煦如春曦對客談論辭旨清暢竟日體無欹側客退
獨處端莊靜默披經史儼如也所著有鹿城遺稿藏
於家子裕亦舉進士

石大用

石大用蘇州人正統甲子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
務強力植志會祭酒李文毅公忤權璫困首木於監
門三日不釋時炎暑蒸鬱病昏不能勝石義激於衷
以隻名具疏懇請自代謁銀臺則懼之以法石曰死
生以義何懼之有疏入蒙並釋之在廷文武臣咸嘖

噴歎賞求識其面

陳僎

陳僎字汝翼吳縣人景泰元年鄉薦明年遂成進士擢南京監察御史數斷疑獄嘗有墜馬死者指爲一人所殺不勝笞掠自誣服僎廉其死者之家故與有怨緣此中傷之閱其尸得墜死狀得罷其獄行殿火民有盜一木者吏當以大辟僎曰此行殿也豈禁中乎且又其煨燼之餘者竟減死論南京龍江關提舉司掌鹽課僎當巡鹽日一商人持家書一紙致之僎曰吾家書顧令汝輩持來耶笞其人投書火中痛繩

其下以法不少寬貸奸人咸斂手不敢犯他日謁都御史軒公公曰非焚家書御史乎歎賞者久之天順四年遷四川僉事會僚蠻爲寇破城邑殺長吏勢張甚僕至成都聞警卽率民兵直抵長寧戎縣至則賊方聚衆數萬猖熾不可當曰賊勢如此奈何提孤軍深入不測乎乞師於朝 上命都督許貴將兵五萬討之旣破其寨僕獨挺身入巢穴追擒餘黨百人獲其馬牛噐械無算移師列營大壩不解甲者兩月賊平建言蜀多小邑止立令典然二人或以事去職一旦緩急顧使他官攝之非其職守誰肯致力其內江

南溪以下二十二縣宜置丞簿一人其烏蒙東川等郡縣去京師尤遠吏少習夷情每三載考績往返萬里動至累歲夷人得以乘間竊發宜通九載考之便又長寧戎珙與蠻寨鄰境而攻守缺人宜免其民兵征戍專使城守可也至於補軍伍設關堡置器械皆處之有法深思長慮奏行之既而漢川德陽彰明所在蠻寇以次蕩平還至敘南峰江水惴悍舟觸石破遂以溺死年四十五耳僕本貴家子致位通顯以身許國其巡行邊徼出入行陣躍馬被甲毅然一介胄士功業著矣未及大用而身殞洪濤論者惜之

韓雍

韓雍字永熙長洲縣人正統辛酉中鄉試壬戌登進士第癸亥拜湖廣道監察御史乙丑奉命錄囚有碭山教諭丘純因責膳夫祝磨兒其父令磨兒遁去乃告純箠死棄屍他處御史問勘誣伏雍疑之遣人蹤跡得磨兒純由是得白戊辰按治江西吉之兇徒乘歲饑劫掠勢甚熾雍與巡撫侍郎楊寧設法捕首賊二百餘人民賴以安閩寇鄧茂七反巡按御史汪澄牒隣境剿殺尋復止之雍曰律有反叛會捕之文使果降何憚發兵不然吾有備無患卽趣進時浙江

巡按黃英調兵弗集諉以汪牒止軍竟坐汪至死人
多咎英而偉雍十四年陞廣東副使少保陳循疏雍
才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至則首行均徭歲辦法
均徭者均平十排年之力役賦歲驗冊編役役畢九
年無擾歲辦者里甲釀銀貯於官有役則估値支給
擇戶領解人稱便焉 英廟復辟調山西副使坐累
致仕戊寅遷大理寺右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問決
盜十八人內二人訴被讐指時左都御史寇深云會
問已明奈何雍曰人命至重且誓留問廉其不實決
亦未遲二人得留餘欲行刑雍復曰若不留指者將

誰與證始留四人後訴者得白錦衣衛指揮劉敬因
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雍
曰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卽坐此罪則
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敬由是得免是冬奉勅巡
撫宣大 陛辭召至文華殿諭遣之至則恤軍士繕
城壁糾治貪奸震懾虜志癸未還議事陞兵部右侍
郎會有忌之者因事遷浙江右叅政成化元年因徭
酋侯大狗自景泰以來作亂嘯聚至萬人墮城殺吏
而修仁荔浦諸徭應之其勢益張久之煽亂者衆所
至丘墟兩廣守臣皆待罪廷臣集議兵部尚書王竑

奏言峽賊稱亂皆由守臣以招撫爲功譬之驕子愈
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浙江叅政韓雍文武全
才若以討賊之任屬之可逭南顧於是陞雍左僉都
御史予以特勅得自署置有功者斬其不用命者
與都督趙輔等合兵討之雍等會集南京或曰兩廣
殘破宜分兵隨在撲之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出而
所至與戰是煽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今以全師擣
之旣至彼南可以援高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
柳慶北可以斷陽峒之路腹心旣潰餘賊皆假息游
魂耳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愈流漫州縣愈殘破

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諸將曰然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爲梗出偏師擊滅之九月至桂林雍按圖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不剪則心腹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五路並進先破脩仁窮追至力山生擒一千餘人斬首七千餘級十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密菁重崑三時癘瘴今兵威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以待其斃雍曰不然峽山遼闊峽路分披輪困六百里間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奸患起衝突

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百倍峽賊聞之亦已褫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以總兵歐信叅將孫麒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以都指揮白全楊瑛張剛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爲八道攻其南以左叅將孫震指揮程文昌等巡守左江及結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輔和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乃於十二月朔諸軍並發腹背夾攻連破石門柴荆竹踏大岵等寨賊皆遁入桂州橫石塘九層巖據險立棚以抗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

而夏正自林峒來授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餘人斬首三千餘級望風皆散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渡故曰大藤峽至是斬之改名斷藤峽遂以明年正月班師於是開設州縣仍隸潯州以經略無處數事上奏 詔悉如雍議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敘功當廕子雍以與弟睦授錦衣衛所鎮撫先是雍與將士約能生擒被擄男女者准其功故無妄殺之慘成功之日士皆歛跡無譁秋毫不漁戊子雍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孽復生重貽邊患請於朝願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 上可其奏

本年以外艱去是冬巡按御史龔晟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林錦交章言於朝以爲兩廣事不協一殘賊日熾須復得大臣提督上下廷臣議兵部尚書白圭集議規畫舉雍對上可之起復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未幾復以平江伯陳銳掛征蠻將軍印鎮守兩廣同開總府於梧便宜行事前廣西鎮守大監兩廣總兵巡撫皆裁去又以少監黃沁都督僉事夏正充副總兵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馬昇都指揮楊廣等充叅將分守諸路而地方大計則悉取決於總府雍承制專決以法繩下不貸大吏十年有上書言

雍不法事 上知雍功勞遣使勸復多虛雍引疾再三陳乞得允致仕時年五十有二耳雍爲人洞達愷爽篤於孝友與人交不爲岸谷發奸擿伏如神政務填委不忘文事揮詞灑翰思如湧泉嘗作江西第一樓等詩著平蠻錄止以嫉惡太甚慘於刑戮竟不得其死人咸惜之

徐瑄

徐瑄字子敬嘉定人正統戊午發解京闈己未丁內艱乙丑登進士第尋丁外艱服闋授四川道監察御史諳練老成臺端推重景泰庚午奉命捕京畿盜賊

法令嚴明奸宄屏跡壬申巡視山海關武備整肅內
外寧謐癸酉出按西蜀丙子復按東廣所至徧歷郡
縣問民疾苦禁戢貪暴疏滌冤滯人心悅服天順戊
寅北虜犯西鄙 上特陞瑄右僉都御史使巡撫延
綏慶陽諸處兼贊理戎務至則奉宣朝廷威德訓練
士馬撫輯兵民偕一二鎮守總戎大臣同心協謀出
奇應敵初與賊戰於孛羅池溝繼追至半坡墩明年
戰於金雞峪又明年戰於雙海子斬獲無算賊遁去
上累賜璽書金幣慰勞益加感激申嚴戍守督理屯
田廣積儲餉修明學政使人曉然知尊君親上之義

一時士風爲之不變無何聞繼母顧氏喪乞還守制
上以西事未寧奪情不允自是出入邊疆觸冒風露
遂罹寒疾甲申上疏乞致仕辭極懇至乃得請而還
處鄉黨有禮撫族姻有恩扶患卹貧脩葺輿梁之朽
壞者其急於爲義類此初號願貞後於城東西各買
田築室爲遊息所更號野莊道人時與縉紳士夫往
來宴會徜徉自適人謂有香山洛社遺風享年六十
而卒訃聞特遣官卽其家祭之

葉盛

葉盛字與中崑山縣人自幼穎異博學強記下筆驚

人止統乙丑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十四年英皇

北狩 郕王監國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

請誅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復不共戴天之

讐典師問罪除大逆不廷之賊聞者壯之九月監

國卽位頒賞廷臣盛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城戒嚴

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操及虜騎近城又請令有司

熟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

援三日間凡七上疏悉合機宜虜旣退盛言賞功罰

罪治天下要務今效勞如孫鏗死事如謝澤韓青皆

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

示懲從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時大臣有奏留邊將
守京師者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
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
以薄都城邊關不固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
而已其如 陵寢何其如 郊廟壇壝何宜固守宣
府居庸爲便已而河南陳州流民煽動 命往視卽
兼程以進除貪虐賑饑寒威惠並行民用安輯景泰
元年春還復上言京城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
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三月久旱兩京
災異迭見盛會臺省諸臣相與惋歎曰自昔災異皆

君臣引咎今在內則大臣之罪不容辭而我輩臺諫之臣緘默無補病國尤重在外病民者非一而各藩鎮中官病民尤重兩事當首言之然必得羣臣會

奏庶幾可濟因詣謁諸大臣而竟無肯居奏牘之首者未幾兵部尚書于謙因他事奏官多民擾乞將各處公差內外官員量取回京有旨內官不動侍郎

儲懋卽揮筆批定盛因曰此誠民病今若合辭上

請上或可從且人臣論事但當觀事體如何主

上仁明多有得旨已行因論列而卽改者今事有

當行豈可自沮而上負朝廷下負王者耶他日有

奏南京沿江盜賊乞行御史錦衣衛巡捕刑部尚書
俞士悅以爲當准擬盛曰錦衣官校近已革去當止
行御史蓋兩月前亦因言者革之而刑部偶忘之也
八月北虜送 駕還京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禮
部尚書胡濙手與衆觀之大臣顧忌不敢舉盛因此
野人無情之言達於 上感動必矣都御史王文沮
以匿名書盛不顧具疏之有 旨令胡濙封進帖雖
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二年六月天象示異條陳弭
災防患十二事以上及聞禁中頗事遊畋又請舉行
祖宗午朝故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少師王直等正

統中皆阿附權奸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驅寘於南方忤旨下勘吏科給事毛玉屬奏稿辭連罪觀盛曰觀之說固踈其前言老猾益意在大臣但辭連權奸中貴人激怒在此然終是言者諸君當熟思之玉曰上怒甚不可易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勘議益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雷霆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玉意稍解盛因抹去冒頭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及

終所謂正觀罪爲進言虛妄之戒等語奏入有旨
杖觀調外盛遇事輒形於疏每疏不下百千言而大
要則以扶忠直抑奸佞恤生民禦外患爲主所裨時
政爲多三年遷山西右叅政尋命協贊獨石等處軍
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事殘毀未復盛列其
利害可興革者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旣復乃
立社學置醫藥立義塚又設煖舖以便行旅均蔬圃
以給將士制度備具而又請官銀買牛千餘摘卒不
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根於官凡軍中買馬勞功
恤貧諸費皆於是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有

嘉禾同穎之祥七年冬以外艱去八城之人如喪父
母天順二年驛召至京面加獎諭尋擢右僉都御史
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至廣興利除弊尤盡厥心
舊例廣東鹽課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困往往賂守關
者越過廣西市利盛以爲聽之則法壞而利歸於商
禁之則商滯而利歸於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
入米餉邊而後出境於是公私兩利之先是海賊嚴
啟盛敵殺官兵拘留都指揮王雄等盛命官軍擒之
又瀧水鳳弟吉殺指揮陳廣聚等盛督大軍水陸並
進擒弟吉等獻俘於京四年勝縣民胡趙成構大藤

峽徭賊攻陷諸縣盛調兵擒成奪回印信五年大藤賊弗靖督兵分道進攻擒斬賊三千餘人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守將頡頏自異盛請益兵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遷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懇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六月畿內大饑命巡視真定保定二府賑卹貧困綏輯流亾旣還復命賑濟京民之饑者全活甚衆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爲西邊

患盛受命徃上方略言搜河套復東勝此事勢所難
不敢妄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削邊墻
增城堡募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
近效亦足爲長便也 上是其言九年轉左侍郎盛
自入蒞部政每議禮用人從容贊決其間至若事非
部分而關當時利害者必相辯正助益不少十年三
月一日坐後堂署事忽疾作不能言輿歸西第而卒
年五十五謚文莊爲人溫雅簡重言動思跂古人居
家悖孝友蒞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取人先行檢而
後才藝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雜客

公退手不釋卷而於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
爲文師歐陽而功業自期韓范以范公爲鄉先正尤
景慕焉所著詩文奏議總若干卷藏於家

人物考卷之二十目錄

南直隸蘇州府三

劉昌

祝顥

陳鑑

程宗

章律

陳頎

孔鏞

陸昶

李應禎

沈璧

魚侃

馬紹榮

蔡蒙

盛昶

劉瀚

張翥

翟俊

鄒亮

趙寬

毛澄

吳寬

王鏊

徐源

龔弘

陳璠

張瑋

徐恪

陳愷

施文顯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十

南直隸蘇州府

三

劉昌

劉昌字欽謨號櫻園吳縣人少爲諸生卽立志不羣
每旦升堂退輒掩戶獨坐肄習常業之外博觀羣典
不求人知雖同門進業者亦莫測其所造年十九舉
鄉試高學士穀讀其文語諸同事者曰此必山林老
宿置之第一徹棘乃一白晷少年耳嘆賞不已明年
會試禮部第二廷對後以疾乞假大肆其力於學造
詣益深景泰二年授南京工部主事興修宋元通鑑

綱目久之遷河南副使提督學政兩臺交疏以論曰
劉昌宜侍帷幄蒙親近必能有所啓沃不宜置之外
列會有阻之者不報擢廣東左叅政久之內艱歸復
卜外艱竟以疾卒於家昌矜抗自憲性與人寡合不
可其意則相對寂默不出一言有侵之者亦復默然
不與校也才思華瞻文詞爾雅振筆可千百言常若
有餘詩律尤溫麗所編有中州文表胥臺鳳臺金臺
嵩臺越臺諸稿懸笥瑣探若干卷餘書十餘種未就

祝顥

祝顥字惟清長洲人少有大志以治易名郡學中爲

諸生師然不喜躁進有司屢勸駕輒不行宣德乙卯領鄉薦猶不赴省試正統己未乃登進士高等時詔大璫察進士中有聲者四人教內豎邀顯入門下初未知其故比至乃將試以詩而去留之顯不應而出既而選授行在刑科給事中務持大體雖多彈劾不肯訐人閨門曖昧嘗受 旨密察在京寺觀無賜額者有青龍寺極弘麗僧言某璫以密旨所建不聽立毀之丁內艱歸適有土木之變 景帝詔奪情以都御史起復不奉詔服除遷山西叅議晉故瘠壤加以兵興後益空竭徙遷者衆而征輸故煩顯鳩繕安集

招亡拊存凡征歛出納條法委曲不加賦而公私咸
給晉本司右叅政顯以邊郡少文民不知義爲博延
儒生教導之臨汾陽曲有先賢像金元遺制左袒乃
更正之臯陶祠墓在洪洞乃葺墓建祠題曰有虞士
師祠而禁止觸犯又作二賢祠於聞喜以祀裴晉公
度趙忠簡鼎新明道先生祠於澤州以伊川郝經配
廣選俊秀以充生徒隨材成就必令條品資質以爲
程課諸生呼爲祝夫子而不名後多爲顯輔者尤精
於吏學律令條例通練如指掌疑情滯獄立能剖決
而又明慎矜恤每多平反汾州妖人作亂僭稱號乃

檄縣道察之而自馳賊所擒十六人餘以脇從弗問
部使者議勿以逆聞是謂沉命聞則獲止數人其所
當名捕者衆奈何乎顥請作奏但言此十六人者應
坐餘雖攀引而未有跡何以入之奏上如議崞縣囚
七人御史訊已服內二人嘆泣不已顥鞠得其寃以
語御史不從當決稱疾以緩之御史來問疾曰某不
忍殺平人耳因陳其寃誣狀御史悟論囚減死襄陵
人以女贅婚後生子而死僭育之長爭分訟累年不
決顥按之曰僭字孤義也而專財久雖賈益饒而業
由婦翁於法不當爭若何僭乃伏罪孤亦泣謂所爲

爭者以不得其平耳彼既已引咎復何較哉遂相與
推讓顛慰遣之皆感泣去凡周巡道理之間往往駐
車延問民瘼夾道擁塞不得行封內多名山大川及
古聖賢祠墓輒登臨謁奠賞吊吟賦風流粲然居大
參七年甫六十遂疏請歸田一時耆俊日相過從游
衍歷二十年而卒享年七十有八

陳鑑

陳鑑字緝熙世本嘉興商氏元季避地長洲冒氏陳
生方幼稚父潤謫戍益州道京師遺鑑故人范叔瓚
家稍長從王大卿爲老氏學非其志也少有高資竊

好儒家言能通其說下筆爲文章輒有奇氣他日以
事如浙東市書盈篋而歸晝夜誦習卒歸於儒正統
九年中順天鄉試第二人十三年中會試廷試擢第
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元年代祀北鎮醫
間山還充經筵講官七年遷修撰 英宗復辟使朝
鮮四年同考試禮部明年預修大明一統志六年主
順天鄉試丁母憂服除遷侍讀修 英宗實錄成進
侍讀學士成化四年主應天鄉試五年擢國子祭酒
邢讓爲禮部侍郎而以鑑代之莊重簡默持成規御
人至簿書錢穀之事一付主者不瑣瑣問出入曰吾

職不在是也冬十一月鑑疏南北兩監官與在京諸司官遷叙未始有異自任教職以來動經二三十年再爲淹滯不無衰老失年祭酒邢讓雖嘗建言然兩監一人未拔似非激勸之典乞訪各官稱職者量爲陞擢如遇三品以上官會保及本部推舉者亦一體陞擢 命下吏部行之故事國子師生月給錢若干爲飲食費以事去不及給者則貯爲公錢用之至邢讓頗以法繩人人始有怨言及旣擢大學士萬安誣其以公錢入已且及鑑 上詔大臣雜治邢公對簿力辦鑑嘆曰吾官至國子師尊嚴矣安能對刀筆吏

掉口舌乎不吐一詞獄詞上皆坐除名諸生數百人
詣闕訴誣枉不報旣免官家居以七年病卒年五十
七爲人容貌岸然若不可親及聆其言論藹如也人
有善喜爲稱道其不善者亦疾之如仇故卒以此得
禍少罹患難家室蕩然及登第得官而父沒戍所久
矣間因東使代祀便道函其父骨歸葬於鄉事母孝
卒居喪三年不肉食不內處不酬應文事時朝廷方
修實錄有 詔起之上章求終制不允章再上懇求
允之平居無聲色之好使朝鮮時曾以妓女侍不受
夷人敬歎其爲文才瞻而氣完所著方菴集凡若干

卷善筆札至臨模古人真蹟殆不可辨

程宗

程宗字源伊常熟人登景泰辛未進士初授刑部主事階員外郎中擢吉安知府吉安素號難治奸吏猾胥弊竇百出宗訟牒一切自裁獄成特使書之奸弊悉去丁父憂服闋改知真定以病未赴吉安之民知之相率走闕下乞求復任至則改知武昌矣踰二年擢四川左叅政進陝西右布政再轉左所至皆有政績民多頌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治院事尋巡撫陝西適邊境多事偕總兵率師征洮川西番滿松等

族事平往來慶陽榆林間調度兵食邊以寧謐再丁
母憂服除未上會木那酋長等累歲相仇殺卽其家
賜以璽書令往諭之宗至宣示朝廷恩威責其擅相
攻擊之罪折其辨說皆頓服乃以具奏始設孟密安
撫司以村寨歸木那各相統攝而西南遂無事矣
上嘉其績轉左副都御史仍巡撫雲南久之陞刑部
右侍郎尋轉左署部事守法不撓部中肅然九年考
滿始拜南京工部尚書凡工役財用計度精詳無所
濫費未幾致仕歸病卒有撫夷集藏於家

章 律

章律字鳴鳳常熟人舉景泰癸酉鄉試明年遂登進士天順丁丑授刑部山東司主事甲申轉江西司員外郎屢辯疑獄衆稱神明成化丙戌擢保定知府保定爲畿輔郡素稱繁劇律蒞任興學校定戶役理冤滯抑豪強不爲利回不爲勢懾政聲卓然有聞初律父爲權貴所擠至是其子夜率人劫奪姑家衆疑必重其罪律曰忠厚存心毋懷宿怨吾父命也敢違乎卒坐以親屬相盜之律癸巳遷雲南右叅政時交趾遣使欲從臨安入貢以非故道力拒之且疏言夷情謫詐宜飭邊備丁外艱歸服闋改廣西左叅政庚子

遷右布政適歲秋旱齋沐率官屬露禱甘雨隨澍歲
以大熟荔浦徇賊竊發遣將徂征受命監督率泗城
兵由象武路厄陳村口當賊要衝號令明肅士衆帖
然且戰且徠遂擒渠魁而悉散其脇從者營中屏竹
稿而復生衆咸以爲不殺之兆捷音上聞特賜勅獎
勵進秩正二品甲辰轉貴州左布政撫綏邊氓制馭
苗獠咸得其宜丙午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其地
爲舊治民夷素服威德事皆不令而行弘治改元召
任南京左副都御史掌院事仍食二品祿律益加寅
畏整肅憲度風采一新先是諫官有忤執政假以他

事補外任者首請復職執政憾之會在雲南時有巡按者處事乖刺嘗面折之既而其人以不職見黜遂誣律受夷人賂召致廷尉按驗無實詔章服閒居鄉人夫祖餞都門外律曰某以疎直不卹人怨幸賴天子聖明察其非辜得遂歸老之願足矣既歸杜門却掃日課二子讀書暇則爲山水之遊以詩酒自適若未嘗居顯位秉重權者因易其號曰怡晚散人弘治癸丑卒年六十有六

陳頎

陳頎字永之長洲人講春秋於景泰間受業者甚衆

薦授武陽文學掌故適故人守豫與一馬乘以出入
已乃還之欲使遂受固不可未幾謝歸頗雖以經教
授文亦清綺不作老生語在當時甚見推與性介特
不肯苟容儼然終日矜嚴見於色故尤以操履稱焉
不徒文也所持論長於刺駁而卒歸之正要以折衷
於經義而止有適楚及遊梁錄又有紀所傳聞書學
者多傳布焉

孔鏞

孔鏞字韶文宜聖五十八代孫也元季高祖克信遊
學江南阻兵不歸而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知蜀之

雙流縣鏞幼孤好學甫弱冠爲長洲縣學生時提學孫御史鼎教人務先德行學置一籍名敦本首著鏞名於籍用是奮發益力於學登景泰甲戌進士初知都昌分民戶爲九等以均賦役設倉於水次以便收歛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沒者偶歲大旱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爲荇藻所絡若鱗介然火之其妄遂絕尋以弟銘選尚寧府郡主例避嫌改廣之連山連山西連昭賀徭獞出沒無寧歲至縣治無廨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有至者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鏞親詣其地民見其至

驚走既而炊飯民舍輒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伏道左鏞一一賑恤之俾復業由是趨事縣中縣治始復逾年大兵征廣西巡撫葉都御史檄督兵隨軍征勦鏞所至招徠不事斬艾賊聞風降附諸將有欲殺人取馘者鏞必力爭全活者甚衆時廣東州郡之界廣西者無不殘破而高州尤甚僉謂鏞有撫綏才薦試知府事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城外積屍京觀民外死於賊內死於疫城中軍民不滿百鏞至首呼父老問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戚屬切宜防之其來趨附者心不可保惟宜閉門

固守鏞曰不然高州本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西往時守土者無遠圖民携家屬十百里來投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致爲賊所蘊醢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賊以是激怒其衆外攻而內應往時城陷正坐此也乃大開門有來者無不納而在城者相染成疫曲加撫摩調養死者爲義塚於城外以瘞之流毗聞風來歸日以百數城不能容乃卽城東北隅築土爲城以居焉時賊屯高化境者凡千餘惟茅峒距城僅十里而鄧公長據之尤黠驚鏞屢遣人撫諭使退不從乃不告之僚屬不謀之妻子黎明潛

呼四疲卒肩輿出城徑抵賊巢公長見太守至倉皇
不知所以亟呼其黨擐甲出迓怪無騎從遣人遠偵
回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請鏞入坐鏞從容論以逆
順禍福指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酋感悟泣下恨
其來晚公長跪奉卮酒爲壽鏞飲之不疑衆齊喊約
降護送鏞回夜四鼓遠近見火起賊自焚其巢黎明
開門納降者得數千人公長旣降諸賊聞風次第納
款馮曉久屯化州皆結土民以爲內應久招之不服
鏞詒以備他盜整兵夜進遣部下蒙浩率敢死士二
百餘截其後而鏞以前軍應之二鼓擣其巢曉遁執

其妻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軍屢招之不出
既而聞其存撫甚厚遂以黨五百歸事聞有文綺寶
鑑之賜特陞廣東按察司副使賜 璽書褒獎仍守
其地於是梁定侯大六鄧辛丑皆受招撫處之內地
分地與耕且爲我備他盜部下有黎浩林雄數人皆
有謀勇而雄尤爲拳捷後死於賊鏞撫屍慟哭親爲
殯葬一軍莫不感泣用是民夷率服所至成聚高州
人懷其德惠至今祠祀之比聞母喪還守制軍民泣
送有出千里外者服闋改官廣西諸州猺獞聞名有
素相率遠遁未幾陞按察使賊起自荔浦來寇總督

朱都憲屬鏞督軍勦之賊相顧愕然曰此高州孔憲副邪是不可敵也亟趨去一鼓平之事聞進階食二品祿賜文綺寶鏹尋陞左布政使蒞事甫半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賜勅許便宜行事時清平都勻二衛苗人據險肆掠垂二十年適來爲患鏞督諸將授以方略次第勦平邊徼無事奏請以貴州之戍雲南者撥補本處沿途驛遞軍之缺而給與月糧增設布政司官一員以專督糧餉皆前所未有也其他如省冗費黜貪殘減抑軍官之僭從平反寃獄諸事皆足以厭服人心鏞清心介節所至人望而愛之咸

知其爲厚德君子也故言出而人信之事行而人無異議 孝宗嗣位鏞上章言歷任三十餘年無一任不在邊方冒觸瘴毒積濕成疾乞致仕 上不允陞工部右侍郎召還道浙河而卒於富陽舟中享年六十有三訃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

陸昶

陸昶字孟昭常熟人少耽學好爲詩始規溫李尋步杜李王孟諸家聲馳吳下或勸之仕乃入學肄經作文輒中槩矍登景泰辛未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仁恕明敏以文學飾法比常提牢牢重囚皆三

木加鐵索而臥之床偃仰展轉不得也鼠日夜嚙之血涔涔流昶見而輒求狸奴十數畜之牢鼠竄伏囚德之至死被命讞獄於河南於山西矜宥平反情法咸允還奏稱 旨故事三法司常有獄當會奏各擇其屬精於法比者典之每奏衆推昶屬草引經貫律蔚然成章鮮不歛服久之陟叅福建奉勅巡海道董兵餉先是有商率羣舶通諸夷遇他舶無問官民皆掠之殺人浮海上如筏數歲莫能捕昶至卽奮然曰是賊且不制脫倭寇突至將奈何遂練兵發艦跡其所在擊擒之併其醜皆伏法戍卒所居曰玄鍾營

者久而弊兵器亦多朽窳皆爲繕葺若新漳泉二郡
水嚙郭爲築堤防捍倉庾諸宿蠹備詢而盡剋之閩
人服其威惠俄以讒罷歸時甫踰艾壽耆而止所著
有螢窗秋臺閩海雲泉諸稿藏於家

李應禎

李應禎者長洲人一名姓又名維熙少好學爲文多
奇警景泰間選於鄉中貴人牛玉欲使教諸闈要祭
酒必致之避不往已而授中書中書故待詔殿廷有
所供方牘或非其人雅不樂乞爲掌故不許適命爲
浮屠書疏言爲天下有九經未有以滙屠者大忤幸

上明仁薄其責乞省母歸竟罷中書遷南曹郎未
上久之始拜職方遷尚璽滿一考進太僕亡何遽謝
免當其爲中書時郊祀禮成宴羣臣禎奏言中書載
筆有所紀舊班給事御史前宜復故額雖不從衆皆
避之襄楚流民所在滿路議方逐之又言民有居久
長子孫者已爲土著今宜立郡邑撫之耳此前代事
不遵不慮將復爲羅尚耶卒如其畫使至湘中念尚
書吳雲死殉節葬江夏爲訪其後揚顯之禎體貌嚴
峻衣冠甚偉而煦煦仁愛推轂後進成就之惟恐不
至嘗與交雖甚疎必周恤有加季弟早卒養其孤又

厚分與其產親戚貧者賑之家益窘落卒之日殆無以葬其書學柳公權人多購之所著有范菴集

沈璧

沈璧字惟拱嘉定人以鄉薦就鄱陽教諭未上以母老改建昌之南豐學者服其條教爭自奮勵翔登甲第益南豐曠三十年無登進士者矣莫不以璧爲良師尋陞建安知縣璧爲人伉直爲儒官時大吏多假借之及爲縣見趨走庭謁上下候伺顏色自以爲不能欲謝去上官知其人卒強留之楊文敏公之族籍累世貴顯撓吏治前令莫能誰何一切繩以法豪右

皆帖然喙息汀漳歲饑布政司檄州縣市糴轉輸之
璧曰民旦暮且死必待糴是索之枯魚之肆也第解
銀而米商隨之矣卽解銀米商果隨之他縣糴者皆
不及事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
具不得方盛怒同官皆累息璧抗言曰至治所而不
得則令罪也奈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訊之地御
史卽自媿屈曰令言乃是也無何御史來守蘇州語
其屬曰沈建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患
不爲良吏也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留不往監司方列
狀薦之聞而歎曰咄咄沈君負我矣璧少孤與寡母

弟妹相依倚笑然也既得舉家益貧及爲吏尤清苦終以不屑意而歸蓋生平備歷艱辛而其志意不少屈云春秋六十有七

魚侃

魚侃常熟人也舉進士爲部曹郎以能治劇遷河南開封府知府開封居會省而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繁劇且俗羯羗不易治而侃一切以惠支彈治之於上官無所阿私苞苴避匿不敢進旦夕所進惟脫粟鮑魚菘菜而已滿考稱疾歸旣歸家益貧妻子不免饑寒而節操益勵臺使者所有饋遺不受旣病久困

小禱妾以一甌粥啖之輒呼曰廉官何不食肉糜竟
死不能具窀穸時同邑有錢昕者官至布政使亦廉
而故有父產時人爲語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
魚侃

馬紹榮

馬紹榮字宗勉慕范仲淹之爲人號景范世爲常熟
人登天順壬午鄉舉明年試禮部春闈災不第嘗師
事淞江錢學士溥因主錢氏塾錢公憲廟舊學也
恩遇異重方英廟駕危人情不寧一日中貴人王
某携酒過錢公王與朱奎同侍東朝皆錢公弟子錢

公既僚長人目爲儲相當路意東朝一出必奪已位而三人一日飲食相聚乃置偵於酒間莫之覺也酒終而難作明日三人詔獄中以飛語朱奎地卑備楚五毒初貴人之來也錢命紹榮主酒力辭是時苟側坐刑在紹榮矣獄久不解客有自墻外投斃者書曰此公少之也足下如何不見幾紹榮私自念曰少抄也豈遂藉錢公耶苟有之塾師不坐講誦自如錢公夫人令人來致詰荅以他故未幾錢得貶爲令方錢在獄妻子不知所爲家人履屨檐簷視紹榮爲去留一搖足無其家矣時人服其長者錢公旣去乃主陸

郎中昶成化元年試書中選預修英廟實錄授中書舍人十五年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得告還蘇弘治元年取修憲宗實錄二年陞山東左叅議四年以實錄功陞太常寺少卿憲宗朝嘗有急勅夜宣館中館中人人醉惟紹榮得奉詔簪筆上殿書麻稱旨同官得無罪明日諸公皆賦詩賀爲官三十年以清謹聞雖屢遷外階必居內閣嘗一署尚寶司事未幾卽還弘治十四年卒於官賜葬祭

蔡蒙

蔡蒙字時中吳縣人年十一父老舉於鄉乞升邑學

太守况公撫其首曰此子異時官當至吾位卽補爲
縣學生三試於鄉不捷貢入胄監兵部尚書馮公昂
奏以曹務機要上下疏牘所係不輕不宜專委胥吏
當簡太學生文行明慎綜達時務者俾專司繕錄因
錄其功以高其入銓常資 詔從之蒙歷事僅半年
天順甲申吏部校績優等授浙江溫州府同知蒞官
勤於養民會泰順山中閩括流寇羣聚劫據山曠挺
兵殺傷遍野邑里騷動藩臬以聞朝命中使來督官
兵勦禦之賊聞兵且至焚野撤橋壘石塞要路候吏
馳報時夜漏下二鼓蒙驚起曰橋斷路窒兵何由進

遷帥壯健五百餘人往撤石通道伐木爲輿梁官兵
且至乃渡會大雨雪不可進凍死甚衆衆議募民壯
補伍擣賊巢穴蒙請曰彼皆平民烏合覲僥倖之利
非有固心苟益兵制其死命其勢感必衝突轉鬪屠
戮更多傷良民非計無若遣一職諭以福禍當免兵
而戢矣中使宣言於衆當從蔡同知言衆言固當從
獨難其人其人將非蔡同知不可者中使曰然蒙毅
然請行卽深入賊窟反復諭之賊感悟推其魁請蒙
曰民等愚惑冒干天誅公賜我數千人得生路敢不
遵伏當就公前請餘命復歸事農爲太平民語罷立

解散兵休而還復建久計取民之強勇丁衆者立爲銀賦長領坑夫若干事採鑿取富殷者卽坑側爲廬舍居之俾禦寇各給糧餉事集而民寧焉樂清田數千頃爲山潦衝齧壞爲沮洳場而公稅如故破產者甚多蒙往相地得水所由道命因其勢浚渠築塍時畜泄慎防護田遂還爲膏腴御史潘臬咸上其事朝廷嘉之錫以旌異之典癸巳浙西饑上意有司不職命工部侍郎曾公都御史劉公繼往綏撫兼覈屬吏臧否存黜之聞命豫規畫積粟五萬餘石備賑貸及二公至果徵粟於有司舉而發之如探囊然二

公大獎異遂委蒙考察府僚以至屬邑官吏疏條其賢其不肖狀上之二公多從焉於是註蒙績爲通省十三府最將薦諸朝適秩滿赴天官民日擁憲司乞爲溫州守憲臬上疏未報而俄以外艱歸戊戌起復任湖廣辰州府知府之任道間聞母喪遽馳還辛丑起復改廣西之南寧下車集父老問土俗拔弊通利民甚便安又以郡庶華夷雜揉易養難教特加意焉於是三年俗成如中邦宣化縣民競渡誤死被逮入故殺律連七人訟繫淹久累政不決蒙得其情卽釋之田州府土守岑浦驕悖不法與其族爭襲弄兵相

攻殺傷人其僚佐素畏之唯唯承附蒙獨往以直詞
曉諭皆感服釋仇其建事多類此久之疏乞骸骨得
命致仕進一階得中議大夫越七年以疾卒春秋六
十有八

盛昶

盛昶吳縣人也天順間進士授監察御史以直諫謫
羅江縣令爲政廉明務興利寢害不摧撓吏畏而民
信之時邑寇胡元昂嘯集稱叛昶著檄諭散其黨遂
緝元惡平輯不煩寸兵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趙
王所至屠戮攻成都官軍覆陷殺汪都司勢叵測羅

江故無城昶令引水繞負縣田晝開四門市中各閉
戶藏兵於內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
迎賊賊入室未半昶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兵突出
各橫截殺賊賊不相抹山隈伏兵應聲夾攻殊死鬪
賊大北斬獲不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給其民邑賴
以完父老泣曰向微盛公吾屬魚肉多矣初昶至邑
衙後有廟神素妖左右以例請祀昶弗聽至夕有雞
伏神前如釘置然昶曰神敢妖若此促毀之時前令
張尚留至夜神夢張令求解張晨語昶昶弗允張夜
夢如前張夢語神曰若何不自訴神曰前者乃鬼卒

爲耳盛公威靈何敢干也其爲鬼神憚伏若此昶後
陞叙州守而去至今羅江民祀其像於寺歲不廢云

劉瀚

劉瀚字約之別號樗菴長洲人景泰庚午領南畿鄉
貢卒國子業有名其舉進士以天順丁丑試政禮部
領詔至揚州府府餽金二錠峻拒弗納列郡皆相戒
勿餽縉紳繪却金圖賦詩以頌之其爲大理讞駁詳
慎嘗奉勅錄京畿及江西重獄平反四百餘人出賑
河間諸府饑民籍名給粟者十五萬爲紹興同知八
年專理戎籍多所釐正鄰郡愬訟者踵相沓爲大理

知府得專制鉏強抑暴民甚安之部使旌於朝章至八九上爲按察使益持憲體會邊檄多事督餉不乏資望日積而遽致事以去西安府餽金爲贖却之曰不聞致仕與在任同邪居鄉十七年足不至公室平生服履孝義與人交際無諛詞妄語精法比達政體善古文長於詩賦續未屬呼諸子孫至前連舉孝弟忠信四字訓之猶懇懇不置壽八十有一矣

張翥

張翥字汝振長洲人登天順丁丑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改虞衡司又改南京刑部山東司歷員外郎

郎中出知江西南昌府進河南布政司右叅政雲南
按察使致仕正德丙寅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七翦清
慎守法靡然若不自持而見義卓然不惑始至南昌
卽理冤獄出之民大悅尚安有毛姓世豪於鄉縱火
殺人亡命吏不敢問發之竟置重典民大悚有中貴
乘傳搜括民間奇玩勢張甚郡縣望風迎拜且以鹽
抑配於民而以庫銀給之至南昌翦曰民吾民也庫
朝廷之庫也誰敢干之吾將以聞於上中貴見不
可奪乃稍自戢時所至民被其擾獨南昌晏然雲南
諸夷爭襲賄賂公行一切禁絕年甫六十以母老懇

乞致仕以歸。翥天性簡儉，家故富且貴矣，而自奉有
人所不能堪。歸吳，掃軌閉門，客至則清話終日，澹如
也。居官所至，能舉其職，而南昌之政尤偉。

翟俊

翟俊者，常熟人。令崇仁，廉愛不受請，寄召入爲御史。
出按嶺外，及滇，持法甚峻。滇與交夷壤，接數不靖，以
柱後惠文彈壓之，遂皆率以聽。又奉詔慮囚，所寬宥
甚衆，持服歸，復起掌讞獄，尤以謹慎稱。上又勅令
視邊徼，按軍實，蒐乘簡士，大稱旨。遷按察嶺南，故珍
貨所出，抗以介嚴，一無染見，有瀆汚者，面誚讓之，人

益不堪當上計遂徑歸使者數薦於朝促上道不行
性方而毅寡所合卒之日至無以葬焉

鄒亮

鄒亮字克明長洲人少喜名善爲文援毫無停思然
輕俠無行嘗薄游爲人所擊侍郎周公忱見其文愛
之誨之學遂刻厲稱博絕况守鍾薦之授從事吏部
已而遷御史既酷嗜書時雖散佚然頗有存者所得
故宋時本皆完全與湯胤績諸人共集湯氣豪見亮
不覺自折下之詩與劉溥相若亦相服也有漱芳諸
集二十餘卷他所撰未成者衆弟順仕至辰州守亦

有能詩名

趙寬

趙寬字栗夫成化間廷對第一官主事刑曹雖以文法佐吏爲治而意常嚮學是時同爲理者華亭陳一夔同郡秦廷贊天台王存敬皆能詩與相和甚謹相得也吳公寬王公鏊時相與賦每有屬下筆不可了衆驚謂敏其所書獄辭多緣飾以經義諸名爲文法者咸推服稍遷按察浙省博士弟子歲輒試第其行能差次之待推擇上名能知人明習故事意深厚善究宣禮化已乃遷廉察嶺外卒

毛澄

毛澄字憲清號白齋學者稱三江先生崑山人弘治間割其地爲太倉州遂爲州人資性明粹神采秀朗七歲善屬對間爲詩歌卽奇警歲時與諸兄謁姻戚長老或贈以金錢歸卽弃之曰要此何用吾不欲違其意故携歸耳識者奇之成化丙午中鄉試值父喪未上春官癸丑以進士第一人官修撰丙辰同考會試充大明會典纂修官援例請告與歸適大父滿百歲里中賀羊酒謂不常有而有司爲建人瑞坊壬戌赴闕會典成進右春坊右諭德侍東官講音聲清

切義理明暢爲稱於上曰毛先生說書真正明白
孝廟甚喜時方中秋設宴遂徹以賜 武宗登極推
恩官僚陞左庶子兼侍讀賜金箱束帶會丁母憂歸
避居北郊未嘗一入城府時巨室有被誣者當奏沒
其產邂逅爲直之其人報以數百金盡却去曰吾公
道扶人安能以賄爲爾役耶其光明清介類此歲已
巳逆瑾謂會典出內閣意凡所陞秩悉奪之澄亦落
庶子庚午主順天鄉試尋遷學士爲講官教庶吉士
甲戌主考會試尋陞吏部侍郎初兵部尚書彭澤總
制陝西邊事時土魯番侵據哈密業已處分奏行而

錢寧不悅忌彭者遂文致爲罪將置重典於是有集議之旨澄力言彭某有功無罪彭遂從輕 武宗崩奉 皇太后旨往迎 世宗入繼大統比至有議行五拜三叩首禮以見者澄曰今如此後將何以加之且將來勸進辭讓之禮行乎廢乎 上聞而是之賜綵段白金旣卽位復賜白金綵段是秋吏部尚書缺廷推首以屬澄辭之再三聲色俱厲錄迎立功加太子太保廢一子錦衣衛世襲指揮固辭不允澄素有脾疾至秋乃病嘗候早朝昏眩移時及兼史事病遂日侵疏乞骸骨不允尋命醫調治及遣中使問以羊

小疏米再疏乞歸內閣擬俞旨進 上覽之愀然曰

此輩老臣方切委任何遽至此醫問如前四疏始得請加太子太傅賜勅給驛又遣中官致寶鈔爲道里費至興濟病作卒於舟中賜祭葬特厚贈少保謚文簡澄少時夜誦書母夫人遣婢饋堅不啓門居平雖甚暑不爇露 上所賜金帛悉散之宗黨室無姬媵獨喜爲詩咏成輒弃之曰聊爲適庸足留者弘德間士競進恬然不以遷叙經意久典禮樂諸王有所請據典法不可奪 上方欲大用而已謝罷故獨有餘思焉

吳寬

吳寬字元博長洲縣人生有異質博覽羣書屢試應天不利以歲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有此貢士乎江陰卞華伯有低頭拜東野之句寬以屢舉不利絕意仕進不肯復應舉天台陳選時董學南畿以禮敦遣之乃入試名在第三成化壬辰會試第一入試大廷又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旋被選侍孝宗於東宮十七年進右諭德孝宗卽位進左庶子弘治三年預修憲宗實錄成進少詹兼侍講學士六年擢吏部右侍郎七年丁憂九年補原職十一年轉

左十三年命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掌制誥仍侍武宗於東宮充會典副總裁十六年會典成進禮部尚書仍典制詔及修歷代通鑑纂要仍充副總裁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有作輒傳播中外學者稱爲匏菴先生每東朝進講閒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誦之武宗在東宮寬率僚屬上疏勸以離近習親正人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建議者謂元儒吳澄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孔子詔廷議之寬言從祀亦觀其有益於經傳否耳苟有裨經傳則揚雄馬

融昔皆不廢今獨得廢澄耶 太皇太后將祔廟詔
議其禮寬曰昔周祀后稷姜嫄祭於別廟詩謂之閟
宮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之宮
至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豈後世所宜法哉詔從
之年七十數引疾求退屢詔懇留十七年甲子七月
卒於官訃聞 孝宗震悼命有司治葬祭給驛舟遣
官護送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長子奭以三品恩廕國
子生特授中書舍人而以次子奐補國學蓋異數也
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
亭雜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召

客聯句爲樂若不知有官者被選官僚人動色相賀
獨感然以不堪任爲憂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辭之至
再三冢宰位缺中外皆屬寬又固辭之爲人端清淵
穆不溷溷爲同不嶢嶢爲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
心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
亦不見愠怒之色其爲文不事追琢獨嚴體裁爲詩
沉著高壯一洗近世尖新之習作書姿潤中時出奇
崛蓋規模於蘇而多所自得者

王 鏊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

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咸
奇之爲天下士於是名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
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
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
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
勢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進侍講
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
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 上遊後苑左
右諫不聽鰲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 上爲罷遊常
講罷召所幸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

好爲之時東官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鏊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兼侍講學士旣而進東部侍郎時北虜入寇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旌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時災異屢見內閣謝遷引咎求退遂舉鏊自代武宗在諒闇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洵洵鏊協司徒韓文率文武大臣伏闕以諫上大驚怒有旨召鏊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鏊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

文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 詔補內閣缺瑾意欲
引冢宰焦芳衆議推鏊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
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鏊亟
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旣辱之又殺之吾
尚何顏於此由是累從寬釋瑾啣韓不已必欲置之
死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鏊皆力救之乃得
免大司馬劉大夏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土
官岑氏罪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乎劉得減死或
惡楊一清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爲言鏊曰楊有
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

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鏊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鏊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見鏊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媿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鏊遇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鏊曰：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鏊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鏊，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支月米以歸。鏊既歸，吳屏謝紛囂，條然山水之間，至其與人清而

不絕於俗和而不流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
平生嗜欲澹然惟喜文辭翰墨至是亦脫落雕繪出
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
養既久晚益純明究心理學研思性情每日夫人氣
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墜於澄淵則明墜於濁水
則昏墜於污穢則穢天地間昭塞充滿皆氣也氣之
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豈必
物物而授之哉凡所論述必有發所未發處居閒十
餘年海內士夫每交章論薦及世宗卽位始遣官
優禮歲時存問齎疏謝上講學親政二篇其講學大

略言經筵固爲盛典但體分過嚴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未敢獻徒爲文具 太祖初定天下卽開禮賢館與宋濂輩講論 仁宗設弘文館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經筵外每繙永樂大典西銘等書嗜學士沈度書日數臨 陛下睿質天授宜於便殿選學義著明者更番入直命閣臣領之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有不覺日新月化者其親政大略言上下交則爲泰否則爲否永樂間閣臣日造宸前承顧問商確機密洪熙宣德時楊士奇蹇義等嘗奏對便殿或議事榻前天順間李賢等時或召見弘治末屢召大臣便殿議

事望於文華武英殿令大臣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
輪對羣臣不時引見令皆得陳奏仍虚心問之和顏
導之則天下事皆燦然於前豈徒革近習之弊上
俊詔褒答將復起用而鑿竟以嘉靖三年卒壽七十
五贈太傅謚文恪

徐源

徐源字仲山長洲縣人登成化乙未進士授工部都
水司主事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歷員外郎弘治六年
陞廣東叅政八年陞浙江右布政十年陞湖廣左布
政十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初武選郎最號

劇司洗心自誓一意奉公權貴請囑戒門者一切勿
通而籍其姓名若將行罰者囑賄遂絕時天下武功
爵幾二十萬力革冗濫冒襲之弊舊例以罪亡者落
職源謂罪有輕重以笞杖而革其職不已甚乎人又
樂其寬大司馬甚委重之山東歲饑源與刑部侍郎
何分行賑濟割臨清倉米八萬有奇以補歲漕之數
明年徵償復奏民賴拯給稍蘇而又遽征之何殊弗
給詔免與民涇王就封於沂以水涸將由陸之國民
爲騷動檄所司姑緩之亟發卒濬河水旋至坦然之
國公私無擾凡三蒞場屋浙藩折卷多儒士御史意

欲有所前却源曰科場所取者文卽通榜儒士何傷
山東歛銀將於鹿鳴宴贖士源曰方筮仕而示以利
非爲政之體乃已嘗代祀岳鎮東海齋之夕應時澍
雨闕里文廟成有白金文綺之賜累疏乞致仕詔馳
驛以歸爲人溫粹寬仁稱長者而臨事執守堅定雖
當官蒞政未嘗一日去書文章博雅尤喜爲詩力去
近世尖新之習書有米家父子風致仕後兩被逆瑾
之害至除名籍瑾誅詔復原官

龔 弘

龔弘字元之嘉定人也生而有赤蛇之兆方四齡而

能書里人沈翁異之請學以女比長攻苦力學領成
化甲午鄉薦戊戌成進士授嚴州府推官遇事刃迎
縷解退直則肆志五經陞南京刑部主事甚爲司寇
張公瑄所器重庚戌陞本部員外郎治獄九百五十
二時稱平進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出守兗州府入
計 上旌治理尤最者七人賜宴賜服以風勵在位
弘與焉十一年戊午復賜幣以旌賢能辛酉陞浙江
右叅政勅理糧儲與疾南歸魯王暨諸殿下具尊壘
爲詩文祭其行士民遮留號泣者以萬計至有醮祭
祈天者明年到任得告休養尋連丁內外艱家居十

三年累薦不起構三隱堂日惟著述教子孫所撰有
方外別志嘉定縣志而補水經作黃河或問續中吳
紀聞皆未就正德九年甲戌起爲福建右布政使明
年改湖廣左布政使秋在試院閱易禮春秋三經時
稱得人
是冬陞應天府尹丁丑黃河溢拜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奉勅總理河患底定己卯兼理運道其秋
扈駕南征辛巳進工部侍郎兼都御史領勅如故是
歲五疏乞休俱慰留尋加嘉議大夫廕孫世美入監
冬再疏乞休始獲允陞工部尚書致仕着馳驛還鄉
壬午爲嘉靖元年詔階榮祿大夫一品玉帶三年遣

官存問賜白金一錠再踰年而卒弘德爲長者而尤
有餘初在嚴富春有張姓者姑媳孀居資榷林以養
里人侵奪其林孀莫之何控訴行部至厥里忽羣鳥
下遶弘車訝之廉得其情追還孀婦又金華府有金
政一者兄弟三人負桀猾政一子殺人不輸服政二
潛挈以附顯人之舟託申訴爲由夜至平望命佚去
以石投水曰予姪溺矣衆拯之獲屍給公文輿歸七
年不白弘承委前事集衆謂曰聞政一子生男果否
衆曰然生幾年矣衆曰已四齡曰政一子死七年而
男垂四齡其不死無疑也置諸法一郡稱神在克廉

明益著中貴李興奏功還朝張甚弘與相見長揖不
屈衆危之興亦不能中也兗州有借兌糧寄養馬課
有司視爲常徵民不堪督弘爲照究遠年文卷知爲
額外乃疏免糧萬石馬八千匹公私俱便其他善政
未易枚舉在兗六年受代之日病幾不起諸寮案檢
厥囊將備後事得白金七兩無它物遠近嘆異旣去
民德之立碑於道事有不決輒往說無不輸情其在
閩猶其在兗也湖廣有巨璫縱其奴殃民弘命武昌
守收逮守畏勢依阿輒身至府獲首惡六十三人悉
置於法璫爲斂戢守亦引去應天歲饑疏上乞賑濟

民賴以完有中使差往西域所至擾害日費百金及見弘懼不敢肆京師帖然扈駕南征江彬用事嚙弘抗已詭計中傷者數矣而竟不行嘉靖丙戌卒年七十有六

陳 璠

陳璠字玉汝蘇州長洲人成化戊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戶科給事歷都給事中妖僧繼曉既就逮法司擬以常刑璠與同官暴其罪遂伏法妖人王良惑衆通虜奏令撫臣禁絕因請重天下社學以端蒙養則邪慝不興有中人擊尚寶官於朝劾之俱坐黜彭

城伯張信爲幸臣所誣璠辯其非歷陞大理寺左右寺丞左右少卿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兼管操江召還蒞院事周府莊田與屯田相錯互爭不決璠往勘歸之府人多非之璠曰吾故不能附宗室以魚肉民然豈偏徇民譽以枉公法哉因著屯田十二難以辨再陞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管操江劇賊施天一等擾海上璠引兵會巡撫魏紳不卽捕滅第誘降其首而黨復熾爲言者所論遂致仕家居不一年卒賜祭葬如制

張瑋

張瑋字嘉玉號歷齋蘇州衛人舉成化丁未進士丁外艱歸弘治庚戌服除授工部主事分司杭州榷商人竹木杭榷場舊多奸利商旅困憊而國課或不登瑋摘蠹式法務平其值課溢有贏然不以羨奏還奉使江西督造寧靖王墳事竣復分司徐州領河漕事至徐益樹風聲釐革繕治必盡民利而執法緒正不爲勢撓中貴人道徐者輒斂戢相戒避張郎中於時張郎中名赫赫江淮間矣時逆瑾盜權蹂踐士大夫以植威福瑋方以漕河秩滿奏績於朝俄飛語告變捕繫詔獄推考無所得乃以奉使時乘肩輿非制落

職戍遼陽瑋纖瘦多疾居常若不勝衣當被罪時貫索關械荷重校日夜暴市中市人旁睨竊歎莫敢近數日羸竭氣息僅屬幸而不死所戍地又邊朔寒苦非人所居蓋置之必死之地而又不死及瑾敗悉召還諸流人瑋以故官待次於家田廬服用皆已盡易家蕭然四壁晨夕餽爨不能時舉吏部奏爲浙江叅政不報再奏爲廣東叅議爲嚴州府知府皆不報閱數年以疾卒卒之日室無一錢郡邑爲賻襚始克就殮人莫不哀之

徐恪

徐恪字公肅常熟人登成化丙戌進士爲工科給事中諸中使欲領鄉關抽稅恪與同官言不可遂遣諸給事往蒞意因以窘之恪在遣中至則事集弊清中使撫拾無所得乃止乙未擢湖廣左叅議值兵荒加意撫循民賴不徙有中使採竹笋諸物責非所產地移文止之秩滿遷河南叅政陝西大饑運粟數萬石賑之民苦遠恪請出粟易銀畀之彼此稱便弘治戊申進右布政尋轉左至則會計財賦謂費用浸廣歲入且弗給乞少節京運以寬民力辛亥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旱溢交沴請減秋稅省織造折鹽課

有藩府據魯山民業承命會勘議歸之民戶部督積
逋急以災變請緩其事比歲稔令歸德修微子祠彰
德建西門豹祠洛陽祠范文正久之有湖廣之命兩
河士民夾道攀送者數十里布政有羨銀三千兩舉
以爲贖却之一無所納恪器字凝重不事矯飾而中
所操執介介不苟有詩文奏牘若干卷藏於家

陳愷

陳愷字企元蘇之太倉人成化戊子占應天鄉試累
不第至甲辰始登進士弘治戊申授武選上事歷員
外郎郎中前後十四年不離武選武選固劇司怨叢

勢軋愷一意奉公杜門自守時議謂武爵以世坐終
天下宜以漸消之若爲法曰凡繼絕者不得以旁支
犯奸盜褫職者不得襲則漸消之術也愷謂支庶繼
絕所從來久一旦革之物情將大駭且後人懼法如
前之功何哉於是白之大司馬校量情法詳酌其中
凡同宗出自立功者襲餘則否作姦褫職者本支則
坐屬從降二者謂得調停之宜他如徵寵濫功一切
繩以文法例或齟齬終不假借任守既定物情遂戢
一時武選稱得人大司馬特信任之行將舉以大用
而竟以疾卒人悼惜焉

施文顯

施文顯字煥伯號膚菴蘇州府人舉成化乙酉鄉試就選得同知許州弘治初脩憲廟實錄河南省臣徵編纂官於屬獨以歸顯寓相國寺合諸郡所上督諸生數十人校錄而筆削之編成論者謂有史體署篆臨穎郟城各因俗爲規民漸底訓監司才之太康縣民地百餘頃與藩府莊近藩卒據爲莊累歲未決承檄徃徐諭利害示無偏意徵舊籍抵其境度而疆之民不失地藩卒無辭擢信陽知州壤接湖湘軍民雜居故稱難治至則召舞法吏先諭後令出肅然衛職

肆橫成習處以禮法不少假借其同官有隙復爲分
解卒致感服有選人寓逆旅民姚琪者豔其妻謀死
而奪之鄰人訟焉得情于其幼孤竟抵姚罪顯兼通
醫學在許嘗蓄藥施民民病佔危而起者甚多在信
陽亦然又二年以老告休致年七十四卒于家